

周宮起禍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0255
J247.4
H

闹宫起祸

汪彩韵 石磊 申洪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观仁

封面设计：王向群

祸起宫闱

Huo qi gong wei

汪彩韵 石磊 申洪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6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5 2/16·插页2

字数,300,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一6,366

ISBN 7-207-01331-0/I·277 定价:7.10元

《祸起宫闱》内容提要

《祸起宫闱》全书三十一回。主要以明代末期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总揽朝权，迫害忠良大臣为历史背景，描写了明末奸阉魏忠贤混乱朝纲，与熹宗的乳母客氏淫乱后宫，结党营私。他先后矫旨杀害了太监总管王安、司礼监总管魏朝，又制造了“东林党”冤案，将其不依附于自己的朝中大臣统统以“东林党”的罪名，被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魏忠贤为了有一天能篡位登基自己做皇帝，他勾结危害地方、杀人抢夺的独脚大盗戚老四，收买和利用白莲教中贪图禄位的人，扩大自己的在野势力，充当篡位夺权的杀手。

兵部侍郎袁崇焕因为反对魏忠贤被革职为民。他受信王朱由检的谕旨，借革职为民的机会遍游各地，联合武林中的英豪杰、巾幗英雄们，团结有正义感的山东巡抚陈忠义，一举消灭了魏忠贤的在野势力，手刃戚老四。又在熹宗病危之际为信王出谋划策。在周虎文、石超然、成大公、宋人杰等义士的保护下拥信王朱由检即位，粉碎了魏忠贤的皇帝梦，并将朝中奸党一网打尽，为所谓的“东林党”人恢复了名誉。

此书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揭露了明末官场的黑暗，封建帝王的昏庸无能，肯定和歌颂了武林中群雄们的侠肝义胆。

目 录

第 一 回	茶坊会友隐语泄玄机	(1)
	李僵桃代壮士脱飞灾	
第 二 回	黑夜避公差惹起犬吠	(19)
	尚省斋躲危难巧遇友	
第 三 回	四虎大闹石家洼	(38)
	群雄皈依白莲教	
第 四 回	宿客栈深夜遇刺客	(52)
	奇女子夜探大王庄	
第 五 回	立奇功四儿再拜师	(67)
	贪美色误认室中人	
第 六 回	背师欺心大盗行凶事	(76)
	丧心病狂残害姐妹花	
第 七 回	戚老四露强盗本相	(89)
	众本家欺心遭恶报	
第 八 回	老拳师临终留遗嘱	(103)
	于道姑华山习剑术	
第 九 回	戚老四四方寻女儿	(110)
	显技能壮士举石缸	
第 十 回	角武力挥拳碎石	(120)
	结党羽忠贤赠妾	

第十一回	魏忠贤狡谋遣勇士 小拳师使诈惩恶僧	(135)
第十二回	戚老四借酒杀妻 二妾卖笑招大祸	(151)
第十三回	凤去台空人如黄鹤 杀妻灭友狠贼本相	(166)
第十四回	巧姻缘佳偶天成 探芳踪登门索妾	(180)
第十五回	毒奶娘不良遭显报 双氏姐妹英勇报仇	(197)
第十六回	看破红尘姐妹出家 慕游侠公子成乞丐	(208)
第十七回	见义勇为为一丐解围 良言相劝化除干戈	(226)
第十八回	一场舌战恶雾化祥云 石破天惊天外有异人	(238)
第十九回	遇奇人剧贼受惊 问恶僧大盗知情	(264)
第二十回	高徒反师弃暗投明 东宫太监绝处逢生	(278)
第二十一回	周虎文勇闯贼穴 徐应元喜庆还珠	(294)
第二十二回	魏总管官中演对食 通乳媼客氏乱官阙	(317)
第二十三回	傻女婿洞房闹妖怪 俏佳人便殿见君王	(331)

第二十四回	好梦初圆阉宦对食 浪子入局大赌成性	(346)
第二十五回	魏忠贤入官为太监 无知顽童匆匆登基	(362)
第二十六回	两魏争风后宫哄闹 皇帝昏庸乳母兴风	(385)
第二十七回	魏忠贤矫旨杀王安 袁崇焕设计除奸阉	(402)
第二十八回	戚老四夜刺袁崇焕 魏忠贤立东林冤案	(417)
第二十九回	杨左周受重刑毙命 河北侠立志保忠良	(437)
第三十回	众英雄归依袁崇焕 毁生祠火烧玉帝观	(450)
第三十一回	锄权奸尽诛阉党 继帝位信王登基	(464)

第一回 茶访会友隐语泄玄机 李僵桃代壮士脱飞灾

南方的夏天热极了，如果有事到街上走一趟，犹如火烤的一般。这一天正当夏令，天空中万里如洗，连一点遮凉的白云也没有，热得人直喘气，那真是挥汗如雨。人们不约而同地三三两两到树荫下乘凉，异口同声地不住喊热，将扇子不停地摇。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天气热又不下雨，照此下去恐怕河水很快就会干涸了，田禾也要枯死，说不定会有多少人家沿街讨饭卖儿卖女了。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从候江南岸的清江府淮安县南门的大街上，两边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两个人一个是由南往北，一个是由北往南。从南往北的约二十六七岁，生得身材矮小，皮肤白净。只见他头戴一顶元色实纱文生巾，身穿一件雪白官纱褶子大衫，内衬一套白布短裤，脚上穿了一双白袜子和一双元色贡缎薄底鞋，右手拿了一把白纸折扇，向上高举过头顶，遮着太阳。左手拿了一个白手帕，不住地擦拭脸上滴下的汗水。

那个从北往南的年轻人约二十三四岁，长得身材高大，脸色虽然不是特别黑，却因为整天在太阳下工作，竟同黑人

差不多。身上的衣着朴素，一看便知是小生意人。头上戴着一顶乘凉的斗笠，身穿老兰色粗布做的衣裤，上衣两个肩头已经破了，补丁上打着补丁。裤腿高高地卷了起来，一直卷到膝盖上，赤着脚，穿了一双草鞋。左手提着一只木桶，桶内装着白米粥，右手提着一个大竹篮子，篮内半边放着碗筷，半边放着些大饼、油条等食品。他一边走一边喊：“卖白糖绿豆粥，油条大饼来！”

两个人走到一个茶坊门口遇上了。见面后互相问好。那个矮的说：“兄弟，好久不见了，我今天有一件事正想去找你，顺便也可以向伯母问好。不料却在这碰上了，真是太巧了。”说完又神秘地四处看看，又说：“老弟，太巧了，这里正是品泉楼茶坊，就此请老弟留步，你我一块到里面坐一坐，一边品茶一边叙谈叙谈，如何？”说着便往里让。高个子的急忙推让，矮的说：“哎呀，现在天还早着呢，码头上的小工和船家谁能冒着酷暑，在这毒日之下来装货干活？保证都躲在树下乘凉呢。再加上中午饭吃下不长时间，哪能这么快就饿了？你就是冒着这火一般的太阳跑去，有谁能买你的粥吃呢？还不如在这里喝上两碗茶，解渴消暑，等日影西斜，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你再赶去，还怕你这些东西没人吃不成？”

高个子的听了矮个子的一番话，叹了一口气，说：“大哥说的话虽然在理，可是，愚弟想家有老母在堂，每天总是多卖点东西，多挣几个钱好，趁着她老人家还在，小弟要多孝敬她老人家，所以才每天老早的出来赶早市。幸亏老天可怜我，小弟每天午饭后总能卖出去两桶粥，两篮子油条、大饼。虽然多跑了几次腿，多流了一些汗，生意却比别人多做

了，钱也多挣了。这是小弟做生意多年的经验，大哥你不知道啊！”

矮个子的听了笑着拍了拍高个子的肩膀，说：“老弟，你能养母尽孝，在当今可谓是人中之佼佼者了，实在是令人佩服。我今天的确有事找你，既然在这里遇上了，岂能当面错过？但又怕误了你的买卖。我看这样吧，老弟手中的东西我都买了，你我就在此茶楼叙谈叙谈如何？”高个子听了急忙摇手，说：“不行不行。”矮个边说边往出点钱，硬将钱塞到高个子的怀里，说：“老弟，你若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朋友，不要我们的兄弟情意了，就此请走！”高个子听了忙说：“六爷的话说得太重了，叫我如何担当得起？不过大哥既然非要如此，小弟只好从命了。”矮个子说：“好！兄弟请进吧，劣兄要先行了。”说着从大个子手中接过粥桶，转身先进了茶坊。大个子也提着竹篮跟在后面。

两个人先后进了茶坊，只见里面窗明几净，陈设十分雅观清洁。两个人在靠近窗子的座位上坐下，茶坊中的佣人先递过手巾，问道：“二位大爷用什么茶？”矮个子说：“泡两壶上好的新龙井来。”说着脱下身上的长衣，佣人接过，挂在中间的庭柱的衣钩上。黑大个的青年将木桶竹筐放在身边的两张椅子上。茶坊递过雪白的毛巾，两个擦过手和脸，将手巾还给茶坊。茶坊接过毛巾，回身又将两壶新龙井茶拿来。给两人各倒满了一杯，这才回去，又拿来两把毛巾给客人拭汗。

两个人今天进来坐的是雅堂，茶坊定例每人一壶，每壶大钱二十文，毛巾小钱凭客人赏赐。价比前庭普通坐位贵一

倍还多，所以后庭客人特别少。而且一般百姓无人敢来，来者都是衣冠整齐的富豪，从无赤足穿短衣的人入内。今天居然有一位衣帽华丽的文人和一位做小生意的黑大汉同座品茶，所以特别引人注意，后庭内所有的茶客便不约而同都将目光投向这边，人人露出惊疑的神情来。

两个青年因在炎热的太阳下走了很远的路，热得汗水淋漓，只见那大个子青年取下头上的斗笠放在桌子上，向茶坊借了一把芭蕉扇子，不停地扇风取凉。那个白面书生也不停地摇动白纸折扇，不时用毛巾拭去额角和鼻尖上的汗珠子，开口对黑大个说：“老弟，我真佩服你，在大热天里竟冒着伏天暑气，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干这挣不了几个钱的小本生意，实在太不容易了。我常对人说，如果天下的人都象你老兄一样用这做辛苦勤劳小本买卖的精神，去干一番事业，立下大功，日后必能立大志，成大业，什么目的都能达到。”说完停了一停，又叹息道：“老弟，不说别的，就论你奉养老母的这一片孝心，就足以惊天地感动鬼神了。在众会友之中，我平时最敬爱最钦佩的就是老弟你了。古人说的好：求忠臣当于孝子之门。我想将来众家会友能配称得起忠臣孝子四字的，除老弟而外，我看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不用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如果要我也象你一样干这小本营生，挣得这蝇头小利来奉养老母，就是学你一天的样也不成，何况成年累月每日如此呢？我都办不到，何况别人呢？常言道：看人挑担不吃力，上得已肩方知重。老弟你终日做这辛苦的小生意可真不易呀。”

黑大个让这白面书生一称赞，不禁有些兴奋，但口头上

还是谦虚地说：“六爷太过奖了，其实我每日的工作也没什么稀罕，只不过习惯成自然罢了。回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何尝不是被父母娇生惯养，爱如掌上明珠一般，别说是赤脚穿草鞋，敞胸露怀打赤膊之事从没有过，就脱去上衣，偶然穿回短衣也是少有的。父亲死后生活艰苦，那可是今非昔比了。真是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正应了俗语所说：到哪山砍哪山柴，到得苦中慢慢挨的话了，这也没法罢了。六爷可别拿我打哈哈，我不过比那些读书人、富家子弟能亲其亲长其长就是了，哪里算得上什么忠臣孝子呢？”

说到此，这黑大个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马上转口问道：“六爷，你今天穿戴这么整齐，冒着正午的毒日，这是往哪去有什么贵干哪？”

白面书生见黑大个问他，便笑着说道：“呀，我正为一件大事而来，所以才在门口拦住老弟，请你进来边喝茶边谈话，商量商量这件大事。不料听了你卖粥养母的话打动了我的心，反而把要说的话给忘了。以前我总笑话别人爱忘事，今天轮到我身上了，哈哈哈！真是笑话。”

大个子听说六爷找他商量一件大事，心中一惊，认真地问道：“六爷特地叫我来，不知究竟为什么事？有什么吩咐？”边说边给书生倒茶，书生连连称谢，端起茶杯喝了两口，也照样起身给大个回敬了一杯，然后抬头朝四处看了看，将椅子往大个跟前拉了拉，说道：“老弟，难道你每日在街头上做买卖，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吗？”大个子竖起了大拇指，说道：“莫非为了这厮？他现在奉命下江南来采办花石，马上就要到达咱们淮安了。我每天在街头上做买卖，

岂有不知之理。”

白面书生也竖起大拇指，点头说道：“正是为了这个忘八。他在京城无事，忽然大动游兴，要到我们南方来盘桓捣乱，又借着采办花石的事做幌子，沿途招摇撞骗。这事很快传散开了。我们在各省的会友们知道了这个消息，认为机不可失，都想趁此机会干一番事业。怎奈那厮十分狡猾，随身带了许多护卫，其中武艺高强的人不少。又因为前不久他在泰山玉帝观内烧香，被我们山东省内的会友们用三昧真将他吓坏了，人未杀死，反而打草惊蛇。那厮竟用八百里加急文书，派流星快马驰告沿途各省，一切行会武馆留意检查，行旅中十分谨慎。据本地各武馆派出去的探马回报，那厮近日就要到达此地了。现在已经到了山东省边界，马上就要起程进我们江南省地界，所以本地官员乡绅都忙着迎接他的事。我们大会首和各位传头等有职事的会友，奉了教主的法旨，特意在尚三爷家内开紧急会议，准备等那厮到此地时打他个措手不及。城乡各地都准备在黑夜时举事，大家以举三昧真为号，四面八方同时起来动手，捉拿那厮，并用他的血祭旗，即日内举行起义。我今天特为此事放一天学，到尚三爷家聚会。我对大小头目等说请大家从长计议，应该取慎重态度，免得再蹈玉帝观的复辙。大家听了我的话认为我没种，作事太谨小慎微。于是，大家一齐将矛头对准我，弄得我无地自容。最后经我再三申明，才去掉了暗助那厮的帽子，大家的怒气才平息。我因为会上所提出的这个持重主意不被大家所谅解，心中十分不快，所以才想起老弟你来。便想找你细谈此事，吐一吐我心中的不平之气。因为据我平时的观察，在

众位会友中数你老弟的头脑最灵敏清楚，我们大会首又非常听你的话。所以想把我的愚见告诉你，请你斟酌判断，以为如何，然后再去转告大会首，取消这种冒险送死的计划。恰巧在路上遇见你，把你叫进这茶坊里来，你看我的主意错不错？”

白面书生说到此停了一停，未等大个子开口，便改口问道：“老弟，我今天见了你又想起了一件事，近来会中每次拈香都未见到你，起初还以为你有事或病了，时间长了才知道你每天都在街头、码头上做买卖，既无事也无病。难道老弟连通书上注明的期望都忘记了不成？如果不是忘了，为什么连着几次不到呢？”

大个子听了不住地摇头叹气，道：“六爷，你问我近来为什么屡次不到会，其实并不是我忽然灰心中途变志，实因对我们教内各位会首头目办的事觉得不对，所以最近几次拈香我均未到，无非是不想看见他们做的不合情理的事，除此外我心中并无其他意见。不说别的，只说一件小事，就可以推想到其他事。提起这件事来六爷当时也在场，可知并非我随意捏造事非，污蔑各位头目。”

白面书生听了点点头，大个子接着说：“六爷可记得数月前，我们不是在会首家举行一次入会仪式典礼吗？根据我们教中的规矩，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入会，并不计较什么出身。不料，那天会首传道，忽然对扫青生、天平生、跳板生行业出身的人都挑剔起来，一律不许入会。反而对那些为非作歹的黑帮白帮中人另眼相看，以前这些人正是我教中所看不起的，那天却一反常态，都允许他们入会。那天新入教

的几个会友都是些来利不明的人物，据我所知，其中一个白帮人，一个是黑帮中人。照他们这些人平时的行为，在未发誓前本无入教资格，哪知大会首竟不曾详加审查，贸然允许他们滥竽其间。更有甚者，为时不久，有的竟升转成大小传头和头目了。这岂不是应了一句俗语，叫做：回子吃猪肉，自坏教门吗？六爷，请你想一想，如果照这样下去，将来岂不是成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吗？我因目睹此事，曾向各位会首进言相劝，不但不听，反而撞了一鼻子灰，这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虽然有挽救之心，实无挽救之力，所以才不得不作了退一步的消极事。从此以后每逢朔望，我都不到会，以此促使各位会首自己觉悟。”书生听了大个子的话回说道：“老弟果然头脑清醒，我也有同感。”

大个子又说道：“就说六爷刚才说的这件事吧，的确不是卤莽可以成功的。上回泰山玉帝观给他个冷不防尚且不能得手，何况那厮已经有了防备，又从各处调来许多武林高手做保镖呢。他现在是随员众多，保护周密。就凭着我们本地这几个人，焉能成其大事？即或是一时能占上锋，达到目的，但也绝不会持久。因为我们新召集的这些会员教友志行不坚，来历不明，本来就很难靠得住。六爷，你和我不同，尽可以将这个意思对会首、管事的直言相劝。如果他们能相信，那固然好，万一他们都固执己见，六爷只好火速另打别的主意，最好集合同志教友，当各位会首传头等照计起事后，在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救他们脱险，保存教中的一部分实力，将来仍可以图谋举义，岂不是两全其美。六爷如果来托我，那真是人微言轻，就是去说也是白费口舌啊！……”

他们二人只管对坐品茶，低声交谈，却不知道全茶座的人都注意他们，所以他们二人密谈的事早被临坐的人听见了。

说来也该有事，就在两个人不远处的茶桌上围坐四个人，四个人都是膀大腰粗的汉子，这几个人也不说话，边喝茶边细心偷听他们两人的谈话。再加上他们越说声越大，谈话的内容全被听去了。四个人彼此互相皱眉递眼色，以目示意，只见一个人立起身来，象是要上厕所的样子，往茶庭后面走去，另一个会意也往后面去。两个人出了后庭，其中先出来的对后出来的说：“巫大哥，你可认识这两个说话的人吗？他们俩打着隐语，所说的话十分可怕，将来如果真的干出来，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今天他们俩在这里喝茶，周围并无党羽，这是天赐给我立功的好机会，也是九千岁世子的洪福齐天，所以他们二人才天诱其衷，自然而然地在这茶坊之内漏出了玄机。机会不可当面错过，你先在这与周、吴二人暗中监视他俩，别让他们俩个兔子跑了。我自己回衙去传齐伙伴，前来拿人。我想他俩就是插翅也飞不上天去。”另一个人说道：“这两个人街上认识他们的人很多，那个黑大个是淮安有名的孝子，姓李，名志远，外号人称赛李逵。那个矮小的瘦子姓井，名元德，外号人称小吴用。就请段大哥火速赶回衙门去，将所有的捕快带来，恐怕时间长了被他们察觉到，可就应了他俩方才说的话，成了打草惊蛇，到那时这乱子可就闯大了。”

姓段的捕快连连答应，穿好衣服悄悄地走出品泉楼，急匆匆地往淮安衙门跑，立刻传齐通班捕快，各执武器，一窝蜂似地飞奔品泉楼而来。

原来李志远和井元德是白莲教的人，井元德称李志远为老弟，就字而论，老字当然是指年尊之人，可就方言而论，老字却应解释为最小的意思，老兄弟就是称他为最小的老兄弟。因为李志远在当时淮安地方的白莲教里地位是传头。所谓传头，乃是白莲教头目的名称之一，为该教首领中最末位，所以井元德称李志远为老弟。李志远称井元德为六爷，是因为井元德在同教所结盟的把兄弟中排行第六，在井氏族中排行也是第六，明代世风最敬重有功名的人，井元德为诸生出身，所以称他为六爷。二人交谈中所说的会首，传头等都是白莲教的头目名称。扫青生是剃头匠；天平生是抬轿的轿夫；跳板生是唱戏的戏子；黑帮是专做窃盗小偷的人；白帮是指拐骗党，即上海所说的白蚂蚁，三昧真是歇后语，指火，《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用三昧真火炼孙悟空，所以三昧真即道教中所说的三昧真火。闻香教主是明末首创白莲教之人。

与李志远、井元德同在品泉楼雅堂品茶的四个人乃是府县两个官署的捕头，因在隔坐听到了井李二人的谈话，知道他们是投身白莲教的朋友，所谈之事是讲最近火烧玉帝观的事，最近所到那厮即指九千岁世子。二人谈到九千岁到淮安后全教会的人举火为号，届时起事。四个人听了十分紧张，心想：多亏此事泄露得早，若知道迟了，那时九千岁世子的大驾已到，这乱子可就闹大了。所以段、巫二人先后离座，商量定了之后，由巫捕头回茶坐，约了坐在那未动的周、吴两捕快，一同监视井李二人，以防他俩先行逃脱，一面又由段捕快奔回衙门，传齐通班捕快，直奔品泉楼茶坊后的雅坐，捉拿井、李二人。